

中华历代家将故事集

长期以来，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了各阶层人士，特别是市民和劳动群众的喜爱和欢迎，经久流传不衰。除了历代民间艺人精心讲述传播，不断加工渲染，使作品日臻完善，故事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之外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，充分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特点，极强地适应了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。

纵观中华家将全书
品读古典演义

下

兴唐传



「清」无名氏◎编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一回

秦元帅兴兵定北 唐贞观御驾亲征

第一回

秦元帅兴兵定北
唐贞观御驾亲征

诗曰：

敬笑周文歌燕镐，还轻汉武乐横汾。

岂知玉殿生三秀，讵有铜龙出五云。

陌上尧尊倾北斗，楼前舜乐动南薰。

共欢天意同人意，万岁千秋奉圣君。

话说真主登了龙位，改唐太宗贞观天子年号。真个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宁静，百姓沾恩。君民安享三年。

忽一日，贞观天子临朝，文武百官朝见已毕，分班站立。有黄门官启奏道：“臣黄门官有事奏闻陛下。今有北番使臣官要见陛下，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朝廷说：“既有外邦使臣，快宣上殿来见寡人。”黄门官领旨传宣。

你看这个使臣怎生模样？只见他头戴圆翅乌纱狐狸冠顶，身穿大红补子官袍，腰围金带，圆面短腮，海下胡须，手捧本章，上殿俯伏金阶，说：“南朝圣主在上，有外邦使臣周纲见驾。愿陛下圣寿无疆。”朝廷说：“爱卿到朕驾前，可是进贡与寡人么？”使臣回奏道：“臣奉狼主赤壁宝康王，罗寨汉七十二岛、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车轮之旨令到来，有表本献与万岁龙目亲观。”朝廷传旨：“什么表章？献上来。”周纲把表章双手呈献，旁边侍臣接上龙案，揭开抽封，龙目一看，只见数行字在上面写道：

北番赤壁宝康王，大将先锋谁敢当。立帝三年民尽怨，故我兴兵伐尔邦。唐唐隋朝该一罪，杀父专权到处扬。欺兄灭弟唐童贼，自长威光压众邦。生擒敬德来养马，活捉秦琼挟将刀。若要我邦兵不至，只消岁岁过来朝。

那太宗不看也罢，一见数行言辞，不觉龙颜大怒，说：“阿隋隋！罢了，罢了。可恶那北番蝼蚁之邦，擅敢如此无礼，前来欺负寡人！”吩咐把使臣官绑出午门枭首，前来缴旨。“嘿！”两旁一声答应。这就得周纲魂不附体，说：“阿呀！南朝圣主饶命。狼主冒犯天颜，与使臣官何罪，望赦蝼蚁之命。”趴伏金阶，喊声大叫。那两班文武百官，多不解其意。

早有徐茂功出班说：“臣启陛下，不知这赤壁宝康王表章上说些什么？万岁龙颜如此大怒？”太宗说：“徐先生，你拿去观看就知明白。”茂功上前取过表章一看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这赤壁宝康王命使臣官来投战书，难道天邦反惧他不

成？况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今陛下若斩其臣，北番反道陛下惧怕番邦。请万岁命他回去报个信，说我国随后就来征服你们。”朝廷听了茂功之言，把龙首点点说：“先生之言有理。也罢，把使臣官周纲割下两耳，恕其一死。”传旨未了，早有两旁武将一声答应，割去两耳，成了一个冬瓜将军。周纲忍痛喊声：“阿唷，谢南朝圣主不斩之恩。”太宗喝道：“你快快回去，对那个赤壁宝康王，罗寨汉讲，叫他脖子颈候长些，只在百日之内，天兵即去取他首级，先传个信与他。”周纲说声：“是！领南朝圣主旨意。”

周纲退出午朝门外，把绢袱包了伤耳，当日上马，回见北番狼主。

且说唐贞观天子开言说道：“徐先生，北番康王如此无礼，寡人这里不发兵去征剿他们，他反来讨战。寡人还是怎么样。”军师徐茂功道：“陛下，从来只有中国去征服小邦，哪里小邦反下战书到中国来？这叫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臣昨夜仰观天象，见北方杀气腾空，必有一番血战之事，不想今日果有使臣官来下战书。百日之内，朝廷必得提兵前去平服北番，方除后患。若是迟延，他兵一到，就难抵挡了。”太宗道：“即依徐先生之言，如此迟延不得了。”便对叔宝道：“秦王兄，寡人命你明日起，要在教场之内，把团营总兵大小三军武职们等，操演半个月，演好后就发兵。”叔宝道：“臣领陛下旨意，下教场操演便了。”那秦琼出了午朝门，回到自己府中，即发令与合府总兵官，明日大小三军在教场中伺候操演。

徐茂功说：“陛下，这北番那些兵将，一个个多是能人，厉害不过的，必须要御驾亲征才好。”太宗道：“徐先生要寡人亲领兵前去么？”军师道：“正是要御驾亲征，才平定得来。”太宗道：“也罢。父王在位，寡人领兵惯的。今日北番作乱，原是寡人领兵，今降朕旨意与户部尚书，催趲各路钱粮。”朝廷把龙袍一展，驾退回宫，珠帘高卷，群臣散班。

次日清晨，秦叔宝在教场操演三军，好不热闹。那朝廷在朝中，也是忙乱兜兜，降许多旨意，专等秦琼演熟三军，就要选黄道吉日，兴兵前去。

不觉过了半月，叔宝上金銮复旨说：“陛下，三军已操演得精熟了。”太宗就向军师道：“徐先生，几时起兵？”茂功道：“臣已选在明日起兵。”朝廷叫声：“秦王兄，你回衙准备，明日就要发兵了。”叔宝领了旨意，退回衙署，自有一番忙碌。这些公爷，多是当心办事，到了明日五更三点，驾发龙位，只有文官在两班了。这些武将，多在教场内。护国公秦叔宝戎装上殿，当驾前挂了帅印。皇上御手亲赐三杯御酒，与叔宝饮了。谢了恩，退出午门，跨上雕鞍，豁喇喇往教场来了。早有众公爷在那里候接。多是戎装披挂，跨剑悬鞭。也有铁鎗头、乌金铠、狮子盔、黄金甲，獬豸盔、红铜铠、银鎗头、青铜甲。这班公爷，个个上前说道：“元帅在上，末将们等在此候接。”元帅叔宝道：“诸位将军，何劳远迎，随本帅进教场内来。”众公爷齐声应道：“是。”一同随元帅进教场来。只见团营总兵官、游击、千把总、参谋、百户、都司、守备这一班武职，也都是顶盔擐甲，跪接元帅。秦琼吩咐站立两旁。又见教场大小三军，齐齐跪下，送帅爷登了帐，点明队伍，一共二十万大队人马。点咬金带一万人马为头站先锋：

“须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。北番人马甚是骁勇，一到边关停住扎营。待本帅大兵到了，然后开锋打仗。若私自开兵，本帅一到，就要取你首级。”先锋一声答应：“是，得令。”那鲁国公程咬金，好不威风，头戴乌金开口髯鬃盔，身穿乌油黑铁甲，内衬皂罗袍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提开山大斧，须髯多是花白的了。若讲到扫北这一班公爷们，多在五六旬之外，尽是鬓发苍苍年老的了。这叫

做：年老长擒年少将，英雄哪怕少年郎。

程咬金虽有六旬外年纪，上马还与天神相似，厉害得很。他领了精壮人马一万前去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成桥，径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行。

回言且讲朝廷龙驾，命左丞相魏征料理国家大事，托殿下李治权掌朝纲。贞观天子同军师徐茂功，出了午朝门，跨上日月骠骊马，一径到教军场来。秦琼接到御驾，遂命宰杀牛羊，奠旗奠神祇，皇上御奠三杯。元帅秦叔宝祭旗已毕，吩咐发炮起营。一时哄哄三声炮起，拔寨起兵，前面二十万人马摆开队伍，秦元帅戎装打扮，保住了天子龙驾；底下有二十九家总兵官，多是弓上弦，刀出鞘。文官送天子起程，回衙不表。

单讲那些人马离了长安，正往河北进发，好不威风灵震赫。这些地方百姓人家，多是家家下闩，户户关门。正是：

太宗登位有三年，风调雨顺国平安。康王麾下元帅，表中美使进中原。寻思贞观天子帝，今日兴兵御驾前，旗幡五色惊神鬼，剑戟毫光映日天。金盔银铠多威武，宝马龙驹锦鞍。南来将士如神助，马到成功定北番。

唐太宗御驾人马，旌旗招扬，正望北路进发。后有解粮驸马小将军，名唤薛万彻，其人惯使双锤，骁勇无敌，护送粮草来往。贞观天子起了二十万足数精壮人马，前去定北平番。

说那北方外邦，第一关叫做白良关，却对中原雁门关。白良关离雁门关有二百里，多是荒山野岭之处。雁门关外一百里，是中原地方；白良关外一百里，是北番地方。在此处各分疆界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，必须要穿过雁门关而至白良关。前日使臣官周纲，被太宗皇帝割去两耳，早已回番，见过狼主。故此北番狼主传令各关守将，日夜当心防备，又差探子远远在那里打听。那北番第一关上，有位镇守总兵老爷，你道什么人？他乃姓刘名方，字国贞，其人身长一丈，平顶圆头，犹如巴斗，膊阔三停，腰大十围。生一张黑威威脸面，短腮阔口，兜风一双大耳，铜铃两眼，朱砂浓眉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善用一条丈八蛇矛，其人厉害不过。若讲到北番之将，多是：

上山打虎敲牙齿，下水擒龙剥项鳞。

说不尽关关有好汉，寨寨有能人。此一番定北不打紧，只怕要征战得一个：

头落犹如瓜生地，血涌还同水泛江。

当下刘国贞正在私衙与偏正牙将们讲究兵法，忽有小番儿报进来说道：

“启上平章爷，不好了，小将打听得南朝圣主太宗唐皇帝，御驾亲领二十万人马，有护国公大元帅秦琼，带了数十员战将，手下有合营总兵官，前来攻打白良关了。”刘国贞闻言，不觉骇然说：“唐朝天子亲领人马来了，可打听得明白？”“小番在雁门关探听得明白明白的，故来通报。”国贞道：“既是明白，可晓他人马离此有多少路了？”“小番探得他此时头站先锋，差不多出雁门关了。”那国贞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好好，送死的来了！”一班众将连忙问道：“大老爷为何闻说南朝起兵前来，反是这等大笑？”国贞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你们有所不知，俺们狼主千岁，欲取中原花花世界，锦绣江山，所以前日命周纲打战书与太宗唐王。若是唐童不起兵来，倒也奈何他不得。如今那唐王御驾亲领人马前来，也算我狼主洪福齐天，大唐的万里山河稳稳是我狼主的了，岂不快活。”众将道：“大老爷，何以见得稳取中原，如此容易？”国贞道：“列位将军，岂不晓那唐童全靠秦叔宝、尉迟恭厉害。他只道北番没有能人，所以御驾亲自领兵前来征剿我们，他还不晓得北番狼主驾前，关关多是英雄豪杰，何惧叔宝、敬德乎？待唐兵到来，必然攻打白良关。待本镇去活捉唐朝臣子以献狼主，岂非本镇之功。”诸将大喜，齐叫：“平章爷须要小心。小将们别过了。”不表这班花知鲁达们回衙，单讲刘国贞吩咐把都儿，关上多加些灰瓶石子、踢弓弩箭，若唐兵一到，速来报本镇知道。把都儿一声答应，自去紧守关头。

且讲那先锋程咬金领了一万人马，从河北一带地方出了雁门关，又是两日路程。有军士报说：“启上先锋爷，前面是白良关北番地方了。”咬金道：“既到番地，吩咐安营，扣关下寨，放炮定营。”众将一声得令，顷刻把营盘扎住。咬金吩咐小军打听，大兵一到，速来报我。军士答应自去。

如今且说贞观天子统领大队人马，过了雁门关，一路下来。早有程咬金远远相接说：“元帅，小将在此候接帅爷、龙驾。前面已是白良关了，不敢抗违帅令，等候三天，一同开兵。”元帅说：“本帅自令北番早定，马到成功。”吩咐大小三军扎下营盘，走进御营。天子说：“秦王兄，行兵在路辛苦，明日开兵罢。”秦琼说：“此来定北，非一日一月之功，要看日时开兵吉利的成日。”天子道：“秦王兄之言甚善。”

按下唐营君臣之事，再讲关内小番报进：“启上平章爷，唐兵已到关下了。”刘国贞说：“方才关外放炮之声，想必唐兵到来扎营，若有唐将讨战，前来报我。”小番得令，自往关上观望不表。

再说唐营元帅说：“诸位将军，今当出兵吉日，哪一个出去讨战？”道言未了，早有程咬金闪出说：“元帅，小将愿往。”元帅说：“你是没用的。北番番将不是当要的，甚是厉害。第一场开兵，须要取他之胜，才晓得我们大唐将军的厉害。若是你出马被杀败了，反为不美。”程咬金最胆小，一闻元帅之言，只得退立旁边去了。只见部中又闪出一将道：“元帅，待小将出去讨战罢。”元帅一看，原来是尉迟恭，便说：“将军出阵，须要小心。”尉迟恭一声：“得令。”提枪上马，挂剑悬鞭，顶盔擐甲，一声炮响，大开营门。鼓声骤动，豁喇喇一马冲出，直奔白良关下。那小番儿一看，好一个恶相的唐将，待我放箭。“呔！下面的

蛮子，少催坐骑，看箭！”说时迟，射时快，阿唷唷，只见乱纷纷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。尉迟恭不慌不忙，把长枪乱使，如雪花飞舞相似，把乱箭尽行撇开。上面小番看呆了，箭也不射下来了。那尉迟恭大叫一声，说道：“呔！关上的，快报你主将得知，今天兵到了，太宗皇帝御驾亲征，叫他早早出关受死。”

不表尉迟恭关下大叫，单讲小番飞报进衙说：“启上平章爷，有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。”刘国贞听报，立起身来：“待我去擒南蛮。”吩咐备马抬枪，脱下袍服，顶好盔，穿好甲，端住枪，跨上马，出了总府衙门。来到关上，望下一瞧，说：“阿唷！好一个蛮子。”但见他头戴闹龙铁鎗头，面如锅底，浓眉豹眼，海下胡须，身穿锁子乌金铠，左悬弓，右悬箭，坐在马上，好不威风。

国贞就命把都儿发炮开关。只听一声炮响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。刘国贞出得关门，后拥三百趟箭手，射住阵脚。尉迟恭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番将，望吊桥冲来，好不可怕。但见他头上戴顶双分凤翅金盔，顶大红缨，面如纸钱灰，狮子口，大鼻子，朱砂眉，一双怪眼，短短一捧连鬓胡须，身上穿一领腥腥血染大红袍，外罩龙鳞红铜铠，左悬弓，右插箭，手执一条射苗枪，坐下一匹点子昏红马，直奔上前，把枪一起。尉迟恭也举乌缨枪架住，说道：“呔！那守关将留下名来。”国贞道：“你要问本镇之名么？”乃赤壁宝康王狼主御驾前，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，加为镇守白良关总兵，大将军刘国贞。你可晓得本镇枪法厉害之处么！”敬德说：“不晓得你这无名之辈！今天兵已到，你们一国的蝼蚁，多要杀个干干净净，何在你这个把番奴，霸住白良关，阻我们天兵去路。”正是：

让我者生，若还挡我者死。

要知两员勇将交战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白良关宝林认父
杀刘方夫人明节

诗曰：

威风独占尉迟恭，定北先夸第一功。

谁料宝林能胜父，当锋一战定英雄。

再说尉迟恭大叫：“番奴快快献关，方免一死，若有半声不肯，那时死在枪尖之下，只怕悔之晚矣。”

国贞听言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狗蛮子有多大本事，如此无礼，擅自夸能！魔家这枪不挑无名之将，你也通下名来，魔家好挑你这狗蛮子！”尉迟恭大怒，喝声：“番奴！你要问俺家之名么？洗耳恭听。某乃唐太宗天子驾前，护国大元帅秦麾下，加为保驾大将军，虢国公，复姓尉迟，名恭，字敬德。难道你不闻某家之名么！”刘国贞呵呵冷笑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尉迟蛮子，中原有你之名。魔家只道是三头六臂，原来也只不过如此。可晓得魔家的枪法么？唐童尚要活擒，何况你这蛮子。”

尉迟恭亦呵呵冷笑道：“休得多言，照某家的枪罢。”把枪一摆，月内穿梭，直望刘方面门挑进来了。国贞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把枪一架，却把脖子震了两震，在马上两三晃：“阿唷！果然名不虚传，好厉害的尉迟蛮子。”尉迟恭大笑道：“你才晓得俺家尉迟将军的厉害骁勇么。照枪罢！”又是一枪，劈前心挑进来了。喀哪一声响，逼在旁首，马交肩过去，闪背回来，二人大战。好一似：

北海双蛟争戏水，南山二虎斗深林。

战到十余合，国贞只好招架。他勉强又战了几合，看看敌不住尉迟恭了。那敬德看见刘方面上失色，心中大喜，扯起了竹节钢鞭，掂在手中，才待交肩过来，喝声：“照打罢！”一鞭打国贞背心。刘方大喊一声，口吐鲜血，伏在马上，大败而走。尉迟恭说：“你往哪里走，我来取你之命也！”催开坐骑，豁喇喇追上来。国贞败过吊桥，小番儿把吊桥扯起，放起乱箭射来。尉迟恭只得扣住了马，喝声：“关上的，快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，如若闭关不出，定当打破。我老爷且自回营。”带转马，回营来了。军士上前拢住了马，抬过了枪，就进中营说：“元帅，末将打败了守将刘国贞，前来缴令。”秦元帅大喜，说：“好一位尉迟将军，第一阵交战就胜了北番，白良关一定破得成了。明日再到关前讨战。”

再说刘国贞败进关内，到衙门下了马，有小番扶进书房坐定，说：“阿唷

哨，打坏了。”把盔甲卸下，靠在桌子上。里面走出一个小厮来，面如锅底，黑脸浓眉，豹眼阔口，大耳铜刀，海下无须，年纪只有十六七岁，身長九尺余，足穿皮靴，打从刘国贞背后走过。叫声：“爹爹。”那刘方抬起头来说：“我儿，你来到为父面前做什么？”原来这个就是刘国贞的儿子刘宝林。他便回说：“爹爹，闻得大唐人马来攻打白良关，爹爹今日开兵胜败如何？”国贞见问，说道：“喂，我儿！不要说起。中原尉迟蛮子骁勇，为父的与他战不数合，被他打了一鞭，吐血而回，心里好不疼痛。”宝林大惊，说道：“爹爹被南朝蛮子伤了一鞭，待孩儿出马前去，与爹爹报一鞭之仇。”刘方说：“我的儿，那个尉迟老蛮子厉害非凡。为父的尚难取胜，何在于你。”宝林说：“爹爹不妨，从来说将门之子，未及十岁就要为皇家出力。况且孩儿年纪算不得小，正在壮年，不去为父报恨，谁人肯为爹爹出力。”国贞说：“我儿虽然如此，只是你年轻力小，骨肤还嫩，枪法未精。那尉迟狗蛮子年纪虽老，枪法精通，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宝林道：“不瞒爹爹说，孩儿日日在后花园中操演枪法鞭法，件件皆精，哪怕尉迟蛮子。一定还他一鞭之报，今日就要出马。”说罢，就去顶盔掇甲，把一条铁钢鞭，骑一匹乌骓马，手执乌金枪，说：“爹爹，孩儿前去开兵。”刘方道：“我儿慢走，须要小心，待为父的到关上与你掠阵。带马来！”国贞跨上马，军士一同来到关上。国贞说：“我儿，不可莽撞，为父的鸣金就退。”宝林应声道：“是。爹爹不妨。”放炮开关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冲到唐营，喝声：“快报与尉迟蛮子知道，今有小将军在此，要报方才一鞭之恨，叫他早早出来会我。”

军士忙报与元帅，说：“启上元帅，营门外有北番小番儿，坐名要尉迟千岁出去，要报方才一鞭之恨，开言辱骂。请元帅爷定夺。”元帅说：“诸位将军，方才尉迟将军打败番将，如今又有小番儿讨战，谁出去会他？”闪出程咬金道：“元帅，如今第二阵不妨事的了，待小将去会一会。”元帅尚未出令，旁边又闪出尉迟恭来，叫声：“元帅，既是这小番儿坐名要某家去会战，原待某家出去会他。”元帅说：“将军出去，须要小心。”尉迟恭说：“不妨。”军士们带马拍枪。程咬金说：“老黑，你把我头功夺去，第二阵应该让我立功，你又来夺去，少不得与你算帐的。”尉迟恭叫声：“老千岁，听得小番儿坐名要某家，故而出去会他。倘胜他，第二功算你的如何？”程咬金说：“老黑，你拿得稳么？只怕如今必败，休要逞能。待程老子与你掠阵，看你胜得他。”尉迟恭跨上马，手提枪，放炮一声，冲出营门。程咬金来到营门外，抬门一看，说：“阿哨，好一个小番儿！铁盔铁甲，锅底脸，悬鞭提枪，单少胡须，不然是小尉迟无二的了。”便叫声：“老黑，这个小番儿到象你的儿子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呸！老千岁，休得乱讲，与某家击鼓！”

尉迟恭拍马豁喇喇冲到刘宝林面前，把枪一起，那边乌金枪嗒哪一声响，架定了，叫声：“来的就是尉迟蛮子么？”应道：“然也！你这小番儿，既知我老将军大名，何苦出关送死？”刘宝林听说：“阿呀！我想你这狗蛮子，怎么把我爹爹打了一鞭，所以我小将军出关要报一鞭之恨，不把你一枪挑个前心后透，誓不为人。”尉迟恭呵呵冷笑说：“方才刘国贞被我不打得抱鞍吐血，几乎丧命，

何况你这小小番儿，想是你活不耐烦了。”宝林说：“狗蛮子不必多言，看家伙。”劈面一枪过来。尉迟恭咕嘟一声架住了枪，说：“你留个名儿，好挑你下马。”宝林说：“你要问我名字么，方才打坏的老将军是俺小将军的父亲，我叫刘宝林，可知道小爷爷的本事厉害，你可下马受死，免我动手。”

尉迟恭大怒，拍马冲来，劈面一枪。宝林不慌不忙，把乌金枪咕嘟一声架过了。一连几枪，都被宝林架住在旁边。这一场大战，枪架叮当响，马过踢场声。老少二英雄，战到五十回合，马交过三十个照面，直杀个平交，还不肯住。又战了几个回合，只见日色西沉，宝林大叫一声：“阿唷！果然好厉害的老蛮子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呔！小番儿，你有本事再放出来。”宝林也说：“呔！哪个怯你，有本事大家放下枪，鞭对鞭，分个高下。”尉迟恭冷笑道：“你这小番儿也会使鞭？难道某家怕你么。”放下枪，宝林也放下枪，两边军士各自接过了枪，二人腰边取出铁钢鞭，拿在手中。两条是一样的，叫一声：“那个走的不足为奇，照小爷爷的鞭罢。”打将下来。尉迟恭急架相迎，这一鞭名曰“事云盖顶实堪夸”，那一鞭叫做“黑虎偷丹真难挡”。

两下鞭来鞭架，鞭去鞭迎。只见杀气腾腾，不分南北；阵云霭霭，莫辨东西。狂风四起，天地生愁；飞沙遍地，日月埋光。二人又战了三十个回合。直杀到黄昏时候，不分胜败。

关头上刘国贞看见天色已晚，不见输赢，就吩咐鸣金。宝林把鞭架住说：“老蛮子，本待要取你首级，奈何父亲鸣金，造化了你多活一夜，明日取你性命罢。”尉迟恭也叫声：“小番儿，你老子道你今夜死了，故尔鸣金。也罢。明日取你命罢。”两骑马一个进关，一个进营。

尉迟恭来见元帅，说：“方才出战的小番儿，果然厉害，与我只杀得平交，难以取胜。”叔宝说：“方才本帅闻报，尉迟将军与小番儿战个敌手，不道北番也有这样能人。”敬德说：“少不得某家明日要取他首级。”

再讲那刘宝林，进关说：“爹爹，尉迟蛮子果然厉害，不能取胜，明日孩儿出马，定要伤他之命。”刘方说：“儿，今日开兵辛苦了，为父的虽然做总兵，倒没有你这样本事，与老蛮子战到百十余合。亏你好长力。”宝林说：“爹爹，英雄所以出于少年之名。如今爹爹年迈了，自然战不过这狗蛮子了。”父子一路讲论，到衙门下了马，卸下盔甲，来到书房。国贞说：“我儿，你开兵辛苦，母亲内房去罢，明日再与那狗蛮子相杀。”宝林应道：“是。”

宝林来到内房，只见那些番女说：“夫人且免愁烦，公子进来了。”宝林走上前，只见老夫人坐在榻上，眼眶哭得通红，在哪里下泪。便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日日在房中见你忧愁不快，今日又在下泪，不知有什么事情，孩儿今日倒要问个明白。”夫人说：“阿呀，我那儿啊，做娘的要问你，今日出兵与唐将哪一个交战，快快说与做娘的知道。”宝林说：“母亲，孩儿出阵，那中原有一个尉迟老蛮子十分骁勇。爹爹出战，被他打得抱鞍吐血而回。所以孩儿不忍，出马前去，要与爹爹报仇。谁想尉迟蛮子，孩儿与他战到百十余合，只杀得个平手，不得取胜，少不得明日孩儿要取他的命。”梅氏夫人听说，大惊道：“我儿，那中原尉

迟蛮子，可通名与你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宝林说：“啊！母亲，他叫尉迟恭。”夫人听了尉迟恭名字，不觉眼中珠泪索落滚个不住。宝林一见，好似黑漆皮灯笼，冬瓜撞木钟，连忙急问，说：“母亲为着何事，可与孩儿说明，纵有千难万难之事，有孩儿在此去做。”

夫人带泪道：“阿呀！儿啊。你虽有此言，只怕未必做得来，做娘的为了你，有二十年冤屈之事，谁人知道。到今朝孩儿长大成人，不思当场认父，报母之仇，反为仇人出力。”宝林连忙跪下，叫声：“母亲说话不明，犹如昏镜，此冤屈从何说起，孩儿心内不明，乞母亲快快说与孩儿知道。”夫人道：“儿啊，做娘的今日与你说明，报仇不报仇由你，我做娘的如今就死黄泉也是瞑目的。”宝林说：“母亲，到底怎么样？”梅氏夫人说：“我的儿，今日交兵的尉迟恭，你道是何人？”“孩儿不知道。”夫人看见丫环们在此，说道：“你们外边去看，老爷进来，报我知道。”丫环应声走出。

夫人见无人在此，叫声：“我儿，那书房中刘国贞，这奸贼你道是谁人？”宝林说：“是我爹爹。母亲，中原尉迟恭，有什么瓜葛？”夫人喝道：“呔，我想你这不孝子的畜生，怎么生身之父也不认得？”宝林道：“阿呀，母亲此言差矣，我爹爹现在书房，何见得不认生身之父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今日对敌的尉迟恭，是你父亲。刘国贞这天杀的奸贼，与做娘的是冤仇，你还不知么？”宝林大惊道：“母亲，孩儿不信如此，乞母亲细细说明此事。”夫人说：“你不信这也怪你不得。方才这鞭，你快拿过来就知明白。”宝林拿过鞭来，叫声：“母亲，鞭在此。”夫人叫声：“我儿，这一条鞭名曰雄鞭。你可见那嫡父手中乃是一条雌鞭，还有四个字嵌在柄上，你也不当心去看一看，自己名字可姓刘么。”宝林把鞭一看，果然有四个字在上面，刻着尉迟宝林四个细字。“阿呀！母亲，看这鞭上姓名，实不姓刘，反与中原尉迟恭同姓，母亲又是这等讲，不知其中委屈之事到底是怎样的？——说与孩儿明白。”

夫人说：“我儿，今日做娘的对你说明白，看你良心。说起来，真正可恼可恨，做娘的当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县中，做了四五年的夫妻，打铁为活。从那一年隋属大唐，那唐王招兵，你父往太原投军，做娘再四阻挡，你父不听。我身怀六甲，有你在腹，要你父亲留个凭信，日后好父子相认。你父亲说，我有雌雄鞭两条，有敬德两字在上，自为兵器，随身所带乃是雌鞭，这雄鞭上有宝林二字在上。你若生女，不必提起；倘得生男，就取名尉迟宝林，日后长大成人，叫他拿此鞭来认父。不想你父亲一去投军，数载杳无音信。却被这奸贼刘国贞掳抢做娘的到番邦，欲行强逼。那时为娘要寻死路，因你尚在母怀，犹恐绝了尉迟家后代，所以做娘的只得毁容立阻，含忍到今。专等你父亲来定北平番，好得你父子团圆。所以为娘的含冤负屈，抚养你长大成人，好明母之节，以接尉迟宗嗣。做娘就死也安心的了。”宝林听罢，不觉大叫一声：“母亲，如此说起来，今日与孩儿大战之人，乃我嫡父亲也！阿唷，尉迟宝林啊，你好不孝，当场父亲不认，反为仇人出力！罢、罢、罢，待孩儿先往书房斩了刘国贞这贼，明日再去认父便了。”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宝剑，提在手中，正欲出房，

夫人连忙阻住说道：“我儿不可造次，动不得的。”宝林说：“母亲，为什么？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那刘国贞在书房中，心腹伴当甚多，你若仗剑前去，画虎不成反类其犬，被他拿住，我与你母子的性命反难保了。如今做娘的有一个计较在此，你只做不知，明日出关交战，与你父亲当场说明，会合营中诸将，你诈败进关，砍断吊桥索子，引进唐兵诸将，杀到衙内，共擒贼子，碎尸万段。一来全孝，与母报仇；二来做娘的受你父之托，不负你父子团圆；三来扫北第一关是你父子得了头功，岂不为美。”宝林听了叫声：“母亲此言虽是，但我孩儿哪里忍耐得这一夜？”母子说话多端，也不能睡。

再讲那刘国贞在私衙与偏将等议论退敌南朝人马，就在书房调养。直到天明，尉迟宝林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就此出去，引父亲进关，同杀奸贼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须要小心。”宝林应道：“晓得。”连忙顶盔擐甲，悬鞭出房，来到书房。国贞看见，叫声：“我儿，你昨日与大唐蛮子大战辛苦，养息一天，明日开兵罢。”那宝林不见那刘国贞开口，倒也走过了，因见他问了这一声，不觉火冒大恼，恨不得把他一刀劈为两段，且只得耐定性子，随口应声：“不妨碍。”出了书房，吩咐带马抬枪。小番答应。宝林上马，径自去了。国贞看宝林自去，因自己的伤要调养，吩咐小番把都儿小心掠阵：“倘小将军有些力怯，你就鸣金收军。”

尉迟宝林来到关前，吩咐把都儿放炮开关。只听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一马当先，冲出营前，大叫：“快报与尉迟老蛮子，叫他早早出来会俺。”军士报进唐营：“启上元帅爷，营外小番将口出大言，要尉迟老千岁出去会他。”尉迟恭在旁听得，走上前来叫声：“元帅，某家昨日对他说过，今日决一个高下。”叔宝说：“务必小心。”尉迟恭得令而行，有分教：

北番顷刻归唐主，父子团圆又得功。

要知尉迟恭出战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秦琼进兵金灵川 宝林枪挑伍国龙

诗曰：

老少英雄武艺高，旗开马到见功劳。

太宗唐祚兴隆日，父子勋名麟阁标。

再讲尉迟恭出来，跨上雕鞍，提枪悬鞭，冲出营门，两边战鼓震动。尉迟恭大喝道：“呔！小番儿，你还不服俺老将军手段么？管叫你命在旦夕。”宝林心中一想，把乌金枪一起，喝声：“老蛮子，不必多言，照枪罢。”兜回就刺，尉迟恭急架相迎。两人战到六七回合，宝林把乌金枪虚晃一晃，叫声：“老蛮子果然枪法厉害，小爷让你。”拨马落荒而走。

尉迟恭心中大喜，大叫道：“你往哪里走，老爷来取你命了。”把马一催，豁喇喇追上来了。宝林假败下来，往山凹内一走，回头不见了白良关，把马呼一下带转来。尉迟恭来到面前，喝声：“还不下马受死。”嚓的一枪，直刺门面。宝林把乌金枪喀哪一声响，迎住叫声：“爹爹，休得发枪，孩儿在这里。”连忙跳下雕鞍，跪拜于地。



第三回

秦琼进兵金灵川

宝林枪挑伍国龙

尉迟恭见他口叫爹爹，下马跪拜，即收住了枪，说：“小番儿，你不必这等惧怕，只要献关投顺，就免你一死。”宝林说：“爹爹，当真孩儿在此相认父亲。”尉迟恭说：“岂有此理，你认错了。俺在中原为国家大臣，哪里有什么儿子在北番外邦。没有的，没有的。”宝林叫声：“爹爹你可记得二十年前在朔州麻衣县打铁投军，与梅氏母亲分离，孩儿还在腹内，一去之后，并无音信，到今二十余年，才得长成相认父亲。难道爹爹就忘了么？”

尉迟恭一听此言，犹如梦中惊醒，不觉两泪交流，说道：“是有的。那年离别之后，我妻身怀六甲，叫我留信物一件，以为日后相认。只是你无信物，未可深信，一定认错了。”宝林叫声：“爹爹，怎么没有信物。”抽起一条水铁钢鞭，提与尉迟恭说道：“爹爹，你还认得此鞭么？”敬德把鞭接在手中仔细一看，柄上还刻着“尉迟宝林”四字，认得是自己亲造的雌雄鞭。昔年留于妻子之处，叫她抚养孩儿长大成人，拿鞭前来认我，谁想到今日方见此鞭。果然是我孩儿了。便滚鞍下马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今日为父得见孩儿之面，真乃万幸也。为父与你母亲分别后，也受了许多苦楚，才蒙主上加封，差人到麻衣县相接你母亲，但并无下落。那时为父思想了十多年，差人四处察访，音信绝无，岂知孩儿反在北番。你因何到此？母亲何在？快快为父道来。”宝林叫声：“阿呀！爹爹。自从别离之后，母亲在家苦守，不想番奴刘国贞这贼虏在北番，屡欲强逼，我母亲欲要全节而亡，因有孩儿在腹，犹恐绝了后嗣，所以毁容阻挠，坚心苦守，待孩儿长大，叫我相认父亲。总是孩儿不孝，望爹爹不必追究过去之事。”

尉迟恭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为今之计，怎生见得夫人？”宝林说：“爹爹，母亲曾对我讲过，叫爹爹假败进营，会合诸将，上马提兵。待孩儿假败，砍断吊桥索子，冲杀进关去擒贼子，就好相见。得了白良关，一件大功。”尉迟恭道：“此计甚妙，我儿快快上马。”父子提枪跨上雕鞍，冲出山凹。叫声：“小番儿果然厉害，某今走矣。休赶，休赶。”一马奔至营前。宝林收住丝缰，假作呵呵大笑道：“我只道你久常不败，谁知也有今日大败！罢，快叫能事的出来会我。”此话不表。

再讲尉迟恭下马，上中军来见元帅说：“真算我主洪福齐天，白良关已得。”叔宝说：“将军未能取胜，白良关怎么得来？”敬德说：“北番这位小将，乃是俺嫡子。所以今日假败，父子相认团圆。我妻梅氏现在关中，叫孩儿对某讲，会合各位将军，坐马提兵，杀出营门。等我孩儿假败下去，砍落吊桥，抢进关中，共擒守将。岂不是白良关唾手可得。”众将闻言大喜。

叔宝说：“果有这等事，你子因何反在北番，从何说起？”敬德就把麻衣县夫妻分别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秦琼方才明白。即发令箭数枝，令诸将坐马端兵，抢关擒拿番将。众将应声：“是。”

早有马、段、殷、刘、程咬金五将，上马提兵，出营门观望。尉迟恭冲出营门，大叫一声：“小番儿，某家来取你命也。”拍马上前，直取宝林。宝林急架相迎，父子假战了五六个回合，宝林便走，叫声：“休赶，休赶！”把眼一丢，望关前败下来了。敬德叫声：“哪里走！”回头又叫声：“诸位将军，快些抢关哩。”这六

骑马随后赶来，底下大小三军们，旗幡招展，剑戟刀枪如海浪滔天，烟尘抖乱，豁喇豁喇豁喇赶至吊桥边来。宝林过得吊桥，小番高扯吊桥，忙发狼牙，却被宝林砍断索子，吊桥坠落。众小番大惊说：“大爷反把吊桥索子砍断。”宝林喝声：“呔！谁敢喊！哪个是你们公子。看枪！”乱挑了几个。小番喊叫说：“公子反了！”唐兵趁机一拥进关。

诸将过了吊桥，宝林叫声：“爹爹这里来。”六骑马杀进关中，鼓打如雷，马叫惊天，那关中合府官员多闻报了。北番偏正牙将，顶盔掇甲，上马提刀，上来抵敌。尉迟恭父子二人，两条枪好了不得，来一个刺一个，来一双刺一双。程咬金手执大斧说：“狗番奴！”骂一句，杀一个，骂两句，杀一双。殷、刘、马、段四将，提起大砍刀，杀人如切菜，直杀到总府衙门。刘国贞一闻此报，着了忙说：“一定此事发了。”这边家将们多是明盔亮甲，提着军器，上了马，一拥出来。到得总府衙门，“阿呀！不好了。”多是大唐旗号，前面尉迟宝林引路，直冲上来。刘国贞把枪一起，叫一声：“畜生！照枪。”嚟的一枪直刺过来。宝林把枪啞哪一响，架住在旁边，马打交锋过来，国贞正冲向尉迟恭面前而来。敬德把鞭拿在手中说：“去罢！”当胸只一鞭，国贞叫得一声：“阿呀！”坐立不牢，跌下马来。军士拿来拴捉住了。余外家将、小番们晦气，一刀三个，一枪四五个的。有时识务的，口叫：“走啊，走啊！”多望金灵川逃去，杀得关内无人。尉迟爷进了帅府，滚鞍下马，说：“孩儿，快去请你母亲出来相见。”

宝林奉父命来到房中，只见夫人素珠流泪，犹如线穿一般。宝林忙叫：“母亲，如今不必悲泪，爹爹现在外面，快快出去。”夫人说：“我儿，当日夫君曾叫我抚养孩儿成人，以接后代。到今朝父子团圆，虽节操能全，我只恨刘国贞谤污我名，今可擒住么？”宝林说：“母亲，已绑在外面了。”“既如此，我儿为我先拿进来，然后与你爹爹相见。”宝林说：“是。”走出外面，拿进刘国贞。刘国贞叹声：“罢了，养虎伤身。”梅氏夫人一见，大骂：“贼子，你谤讪我节操声名，蛮称为妻，使北番军民误认我不义，耻笑有失贞节。怎知我含忿难明，皆因身怀此子，不负亲夫重托，所以外貌是和，中心怀恨，毁容阻挠。得幸此子长成，再不道亲夫临敌，父子团圆，我完节之愿毕矣。贼啊，你一十六年谤节之名，此恨难泄。”忙叫：“我亲儿，快将这奸贼砍为肉酱。”宝林应声，提剑乱斩百十余刀，一位白良关守将化为肉泥。夫人叫声：“我儿，你往外面，唤父亲到里面来。”宝林奉命出得房门，梅氏夫人大叫一声：“丈夫啊！今日来迟，但见其子，不见你妻了。你在中原为大将，我污名难白，见你无颜，罢，罢，罢，全节自尽，以洗贞操。”忙将头撞上粉壁，可怜脑浆迸裂，全节而亡，呜呼哀哉了。宝林哪晓其意，来到外面说：“爹爹，母亲要你里面去相见。”

尉迟恭大喜，父子同进房中，见夫人已撞墙而死。宝林大哭一声：“我母亲啊！”那尉迟恭吓呆了，悲泪说：“我儿，既死不能复生，不必悲伤。”就将尸骸埋葬在房。父子流泪来到外面，对诸将说了，人人皆泪。程咬金说：“好难得的。”众将上马出关，进中营。马、殷、殷、刘缴了令，尉迟恭说：“我儿过来参见元帅。”宝林上前，说：“元帅在上，小将尉迟宝林参见。”元帅叫声：“小将军请起。”宝林然

后走下来，见过了诸位叔父、伯父们。敬德领进御营，俯伏尘埃，说道：“陛下龙驾在上，臣尉迟宝林见驾。”世民大喜，说：“御侄平身。寡人有幸到来平北，得了一位少年英雄，谅北番是御侄熟路，闯关过去，得了功劳，朕当加封你。”宝林谢了恩。元帅传令，大队人马来到白良关，点一点关中粮草，查盘国库，当夜赐宴与敬德贺喜。养马三日，放炮起兵，兵进金灵川，这且慢表。

单说金灵川守将名字叫伍国龙，身长一丈，头如笆斗，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，海下黄胡，力大无穷，镇守金灵川。这一日升堂，有小番报进：“启爷，白良关已失，现有败伤把都儿在外要见。”伍国龙闻说白良关已失，便大惊说：“快传进来。”把都儿走进跪下说：“平章爷！不好了，大唐兵将实在骁勇，白良关被打破，不日兵到金灵川来了。”伍国龙吓得胆战心惊，说：“本镇知道。快走木阳城报与狼主知道。吩咐关头上多加灰瓶石子，弓弩旗箭，小心保守。大唐兵马来，报与本镇知道。”把都儿一声得令，此话不表。

再讲南朝兵马，在路饥食渴饮，约有三日，那先锋程咬金早到金灵川下，吩咐放炮安营，等后面人马一到，然后开兵。不一日大兵到了，程咬金接到关前营内。其夜君臣饮酒，商议破关之策。

次日清晨，元帅升帐，聚集众将两旁听令。尉迟宝林披挂上前，叫声：“元帅，小将新到帅爷麾下，不曾立功，今日这座金灵川，待小将走马成功，取此关以立微勋。特来听令。”秦叔宝道：“好贤侄，此言实乃年少英雄，须要小心在意。”宝林应道：“是，得令。”顶盔擐甲，悬剑挂鞭，绰枪上马，带领军士冲进营门，来到关前，大叫一声：“呔！关上的，快报与伍国龙知道，今南朝圣驾亲征破番，要杀尽你们番狗奴。况白良关已破，早早出来受死。”关上小番即忙报进：“启爷，关外大唐人马已到，有将讨战。”伍国龙闻报，吩咐快取披挂过来，备马抬刀，顶盔擐甲，结束停当。带过马，跨上雕鞍，提刀出府，来到关前，吩咐开关。哄咙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放下吊桥，一字摆开，豁喇喇一马冲出。宝林抬头一看，见来将甚是凶恶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头戴红缨亮铁明盔，身披龙鳞软甲。面如蓝靛，朱砂红发；两眼如铜铃，两耳兜风，一脸黄须。坐下一骑青鬃马，大刀一摆光灿灿，枪刀双起响叮当，喝声似霹雳交加。

宝林看罢，大叫一声：“呔！来的番狗通下名来。”伍国龙说：“你要魔家的名么？乃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，加为镇守金灵川大将军伍国龙便是。”宝林说：“原来你就叫伍国龙，也只平常。今日天兵已到，怎么不让路献关，擅敢反来阻我去路，分明活不耐烦了。”国龙闻言大怒，也不问姓名，提起刀来喝声：“呔！照魔家的刀罢。”望宝林顶上劈将下来。宝林叫声：“好！”把枪噙哪一躲，国龙喊声：“不好。”在马上一晃，这把刀直望自己头上崩转来了，豁喇一马冲锋过去，兜得转来，宝林把手中枪紧一紧，喝声：“去罢！”一枪当心挑进来。伍国龙叫得一声：“阿呀！我命休矣。”躲闪不及，正刺在前心，扑冬一响，挑下马去了。宝林复一枪刺死，即吩咐诸将快抢关，自己一骑马先冲上吊桥上了。

营前尉迟恭在那里掠阵，见儿子枪挑了番将，也把枪一举说：“诸位老将

军，快抢吊桥。”程咬金、王君可二十九家总兵，上马提枪执刀，豁喇喇正抢过吊桥来。那些小番把都儿望关中一走，闭关也来不及了，却被宝林一枪一个。众将有用刀斩的，把斧砍的，一场好杀。这些小番有半死的，折臂的，破膛的，也有有时运逃了去的，一霎时，杀逃得干干净净。众将杀进帅府，查盘钱粮，诸关外大元帅同贞观天子、大小三军，陆续进关。把钱粮单开清在簿。宝林上前说：“元帅，小将缴令。”元帅道：“好贤侄，真乃将门之子，走马取关，其功不小。”太宗大悦，说：“御侄真乃将门之将，尉迟王兄如此厉害，御侄枪法更精，这叫做英雄出在少年，王兄不如御侄了。”敬德听见朝廷称赞他儿子，不觉毛骨悚然，奏道：“陛下，究竟他枪不精，没有十分筋骨发出来的。”太宗道：“王兄，御侄没有筋骨也够了。”其夜营中通宵欢饮贺功。

明日清晨，把关上赤壁宝康王旗号去了，打起大唐旗号，只如今放炮抬营，三军如猛虎，众将似天神，一路上马，前往银灵川进发，好不威风。探马预先在哪里打听，闻得失了金灵川，飞报进关去了。行兵三日，来到关外，把人马扎住。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，吩咐离关十里下寨。尉迟宝林上前说：“且慢安营，待小将走马取关，先开一阵，倘挑了番将，就此冲进关门，走马成功，岂不为美？若不能取胜，安营未迟。”元帅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贤侄须要小心，待本帅为你掠阵，靠陛下洪福，贤侄灭得守将，本帅领三军冲进关中，也是你之功。”“得令！”宝林把马一冲，来到关前大喝一声：“呔！关上的，快去报天兵到了，速速献关，若有半句推辞，将军就要攻关哩。”

小将喊声惊动了关上把都儿，连忙报进：“启爷，大唐人马已到，有小蛮子坐马端枪讨战。”总爷大惊说：“中原人马几时到的，可曾安营么？”“启上平章爷，才到。不曾扎营，走马讨战。”“阿唷！哪有此理。南朝兵一发不得，取了白良关，又取了金灵川，思想要取银灵川。可恼、可恼。”吩咐带马过来，结束停当，挂剑悬鞭，手执金棍，带领众把都儿，一声炮响，大开关门，一马当先，冲过吊桥。尉迟宝林一看，原来是一员恶将，十分凶险。你道怎生打扮：

头戴龙凤顶铁盔，身穿锁子黄金甲。手执惯使黄金棍，坐下千里银鬃马。

好一位番邦勇将，黑脸红须，直到阵前。宝林大喝一声：“呔！来的番狗住马，可通名来。”总爷把棍一起，喝哪架定说：“你要问魔家之名么，对你说你可知，我乃镇守银灵川总兵王天寿便是，可晓得本将军之厉害么？还不速退。”宝林听了，把枪刺来。王天寿把棍一架，回手一棍，喝声照棍，当头望顶梁上盖将下来，好不厉害，犹如泰山一般。宝林把枪一架，喝哪一声响，拨开在旁，回手一枪，王天寿躲闪不及，喊一声不好，一枪正中咽喉，扑冬一声跌下马来，死于非命。小番见主将已死，大喊一声，各自逃生，往野马川去了。元帅好不得意，指令人马同宝林杀进关去。到总府扎住，尉迟宝林进帐缴令。正是：

唐王有福天心顺，众将英雄取北番。

不知进攻野马川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道士土遁野马川
番女夜弃黄龙岭

诗曰：

尽夸妖道法高强，野马川边战一场。

铁板欲伤年少将，哪知老将勇难当。

尉迟宝林走马取了二关，朝廷大悦，说：“御侄其功非小。”吩咐改换大唐旗号，查盘钱粮，养马三日。众将称赞尉迟宝林之能，尉迟恭好不得得意。

次日，发炮起行，望野马川进发。早有番告急本章，如雪片一般飞报到木阳城。狼主大惊，急召齐花知平章胡猎等议事。众文武入朝，朝参已毕，传旨：“大唐兵已夺三关，诸卿有何良策可退唐兵？”早有元帅祖车轮出班奏道：“狼主放心。待臣操演三军，起兵退敌，杀退大唐人马，易如反掌之间。”狼主道：“既如此，传旨操演人马退敌，以安朕心。”元帅领旨。

不讲狼主之事，再表大唐兵到了野马川，吩咐放炮安营。朝廷开言说：“御侄，你走马破了二关，功劳不小。今日这一座野马川，为何御侄就不能走马出兵，没有胆子去破关么？”宝林叫声：“陛下有所不知，臣虽年少称雄，因看得金、银二川守将本事欠能，故臣可以走马取关。今野马川关将本事厉害骁勇，况且又有仙传异法，十分难破，故此臣不敢夸能。”太宗说：“御侄，此关有什么妖人把守，善用异法害人么？”宝林说：“陛下，那关将名唤铁板道人，他用一尺长半寸阔铁打成铁板一块，念动真言，发在空中，有一万丧一万，有一千丧一千，多要打为泥灰。”太宗说：“此人邪法厉害，怎么对付？”徐茂功开言说：“陛下不必多虑。此乃妖道邪法，龙驾在此，正能压邪，哪怕妖法。明日开兵，自然取胜。”宝林说：“待臣明日讨战便了。”

再表次日，打鼓聚将，元帅升帐，诸将两旁站立。小将军披甲上马，领令出营。敬德昨夜听得儿子说关中妖道厉害出奇，便道：“待末将出去掠阵。”元帅说：“我主有言，妖道甚是厉害。待元帅同众将一齐出营，观看妖道怎样邪法，如此厉害。”众将答应。

营前发动战鼓，宝林来到关前，上面箭如雨下。宝林说：“休得放箭，快快叫守将出来会俺。”把都儿报入帅府说：“启上道爷，外面有唐将讨战。”那李道人呵呵大笑说：“大唐兵将分明来送死了。他自道走马取了三关，却不知我爷的异法厉害，也敢前来走马。且叫他认认爷的手段。”吩咐备马，通身打扮，跨上雕鞍，拿一口孤定剑，身藏法宝，带了把都儿，来到关下，吩咐放炮开关，一